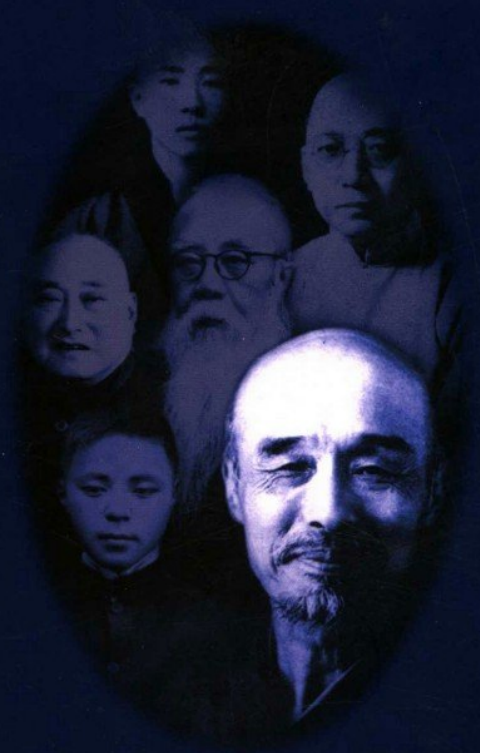


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

陈星◎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陈星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ISBN 7 - 101 - 04882 - X

I. 李… II. 陈… III. ①李叔同(1880~1942)
- 生平事迹②文化 - 名人 - 生平事迹 - 中国 - 现代
IV. ①B949.92②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14250 号

李叔同身边的文化名人

著 者 陈 星

责任编辑 祝安顺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960 毫米 1/16

印张 15 字数 150 千字

印 数 1—6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101 - 04882 - X/K · 2107

定 价 25.00 元

新华书店
PDG

前 言

弘一大师李叔同灿烂的一生中有许许多多值得人们寻绎回味的事迹，他早年在艺术领域里取得的辉煌成绩和中年以后在佛学上的非凡成就是后人需要永远记取和弘扬的。作为一位文化伟人，他的行为举止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中是代表着一类特殊类型知识分子의思想和处世方式的。从这个角度上讲，弘一大师李叔同和与他情操志趣相近相投甚至只是与他有缘的其他一些文化人之间的交往，则又很可以看作是一个非常意味的文化现象了。这种交往的史迹，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传记材料，也可以看作是弘一大师李叔同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目前学术界、出版界已开始注意这一课题了。此种动向，说明中国近现代文化人的研究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学术层面，无疑将丰富研究的内涵，扩大研究的视野，对人物研究本身和对历史的宏观审视都将是十分有益的。

弘一大师李叔同一生与众多的文化名人有过交往，这里记述、寻绎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选择的原则：一是史料相对比较丰富的；二是这些文化名流应该是与李叔同有过直接交往，或虽是间接交往但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无可否认，在这辑文字中本该再多出现一些人物的名字，只是由于时间上和史料收集上的原因，未能一一如愿，这是要在日后的工作中去完善的。

近年来，海内外对李叔同的研究越来越重视，而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人们似乎又越来越感觉到在此项研究中还有太多未开垦的处女地。于是，这项研究领域中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研究课题间的彼此渗透就显得十分必要了。这或许可说成是一种观点和材料的“互补”。对于李叔同研究

这座大山来讲,这种“互补”尤其显得重要。此书中的文字即是为了这个目的而作的。

作者

2005年6月25日

目 录

前 言

同学与同事

- | | |
|---------------|----|
| 吾友叔同——李叔同与黄炎培 | 2 |
| 春柳双星——李叔同与曾延年 | 7 |
| 南社二僧——李叔同与苏曼殊 | 24 |
| 钟声云外——李叔同与胡朴安 | 30 |
| 断绝尘缘——李叔同与姜丹书 | 33 |
| 亦性亦理——李叔同与经亨颐 | 37 |
| 君子之交——李叔同与夏丐尊 | 45 |
| 护法使者——李叔同与堵申甫 | 67 |
| 艺林珍重——李叔同与马叙伦 | 81 |

师生情谊

- | | |
|---------------|----|
| 美的教化——李叔同与吴梦非 | 84 |
|---------------|----|

清空朗月——李叔同与丰子恺	89
深切关爱——弘一大师与刘质平	108
敬重如一——李叔同与曹聚仁	114
未必清静——李叔同与潘天寿	117
佛门求艺——弘一大师与沈本千	120
一瓣心香——弘一大师与张人希	124

挚友与社友

兄弟之情——李叔同与杨白民	128
金兰之谊——“天涯五友”	132
共成斯善——李叔同与穆藕初	135
改天再约——李叔同与欧阳予倩	138
北陈南李——李叔同与陈师曾	141
亭亭一菊——李叔同与柳亚子	145
西泠知交——李叔同与叶舟	150
高风智县——李叔同与吴昌硕	154

艺缘与文友

风气之先——李叔同与刘海粟	160
心窃慕之——弘一大师与徐悲鸿	163
九曲痼性——弘一大师与柔石	166
诚心造访——弘一大师与郁达夫	171
此境盛美——弘一大师与叶圣陶	174

缘哉善友——弘一大师与蔡巧因 178

文化互交——弘一大师与内山完造 185

道友法侣 189

智慧之灯——李叔同与马一浮 190

字字梵音——李叔同与王一亭 204

知己法侣——弘一大师与弘伞法师 207

慈悲摄受——弘一大师与印光大师 214

大慈大悲——弘一大师与太虚大师 219

法侣之缘——弘一大师与广洽法师 225

后 记 229

同学与同事



【吾友叔同】

——李叔同与黄炎培

黄炎培眼中的李叔同

作为南洋公学时的同学，黄炎培对李叔同的回忆值得珍视。1957年3月7日《文汇报》发表了黄炎培的《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黄炎培回忆说：

我和叔同是1901、1902年上海南洋公学——后来被先后改名南洋大学、交通大学——特班的同学。……同学时他刚二十一二岁。书、画、篆刻、诗歌、音乐都有过人的天资和素养。南洋公学特班宿舍有一人一室的，有二人一室的。他独居一室，四壁都是书画，同学们很乐意和他亲近。特班同学很多不能说普通话，大家喜爱叔同，因他生长北方，成立小组请他教普通话，我是其中的一人。他的风度一贯地很温和，很静穆。

这当然只是日常生活方面的李叔同。

从黄文还可看出：在学业上，李叔同的成绩也十分出色。他写起论文来思路清晰，一篇《论强国对弱国不守公法之关系》，强调了弱国的生存惟有自强自立之一途。他写道：“世界有公法，所以励人自强。断无弱小之国，可以赖公法以图存者。即有之，虽图存于一时，而终不能自立。其不为强有力之侵灭者，未之有也。故世界有公法，惟强有力者，得享其权利。于是强国对弱国，往往有不守公法之事出焉。论者惑之，莫不咎公法之不足恃而与强弱平等之理相背戾。”

● 李叔同在南洋公学读书时写的论文

論強國對弱國不守公法之關係
世界有公法所以勵人又有強斷無弱小之國可以
賴公法以國存者即有之雖國存於一時而終不能
自立其不為強有力之侵滅者未之有也故世界有
公法惟強有力者得享其權利於是強國對弱國往
往有不守公法之事端若歲之莫不守公法之不足
恃而強弱平等之理則背戾焉此言實大謬也夫
強弱雖改本有益於人類之進化若人皆平等無此
彼則強弱之形派是必使全地球皆成爲一定質物
而後已故歐洲文明各國推其政文明之起點莫不
先以一己生存一己進步為義務蓋以強欺弱非強
者故為殘忍之行也必其弱者之人種沿革風俗思

南洋公学重视外语学习，而李叔同在这里也打下了良好的外语基础。为宣传民权思想，李叔同还翻译了《法学门径书》和《国际私法》。

李叔同任教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取得的教育业绩，黄炎培也充分肯定。1914年，黄炎培曾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过《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其中在谈到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说：“其专修科的成绩殆视前两江师范专修科为高。主其事者为吾友美术专家李君叔同（哀）也。”从这段话的语气看，黄炎培似乎很有一点为同学李叔同而骄傲的意思。

黄炎培谈《祖国歌》

黄炎培在《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中还说：“我至今还保存着叔同亲笔写他自撰词、自作曲的《祖国歌》。当时曾被一般男女青年传唱。当然，必须认定这还是叔同的早年作品，但也值得珍视。”

一般认为《祖国歌》是李叔同根据民间乐曲《老六板》而填词的爱国歌曲（谱上有“沪学会补习科用歌”字样），时间是1905年农历二月。《祖国歌》选用中国民间乐曲《老六板》填词，当时是有人不以为然的。一些人以为词曲过于“村俗”。



● 黄炎培先生像

但丰子恺认为李叔同取民间乐曲来作爱国歌曲，“这大胆的创举极可钦佩”。“李先生这《祖国歌》可说是提倡民族音乐最早先声”。黄炎培虽误认这首歌的作曲者也是李叔同，但并不妨碍人们确认李叔同是此歌词的作者。

正如黄炎培所说的那样：此歌“当时曾被一般男女青年传唱”。为黄炎培这句话作印证的有丰子恺，他

在《李叔同先生的〈祖国歌〉——回忆儿时的唱歌》一文中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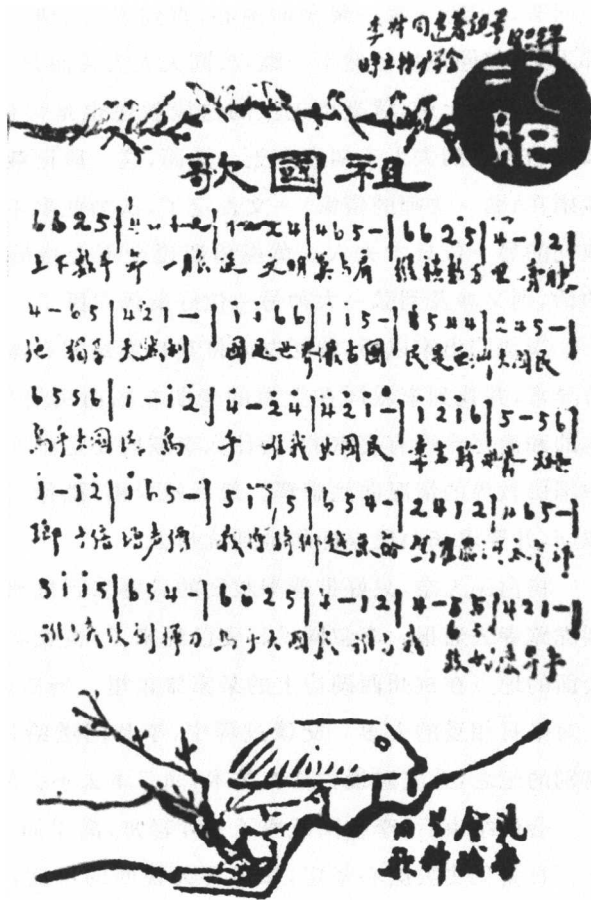
那时候的有志青年，大家忧心忡忡，慷慨激昂地发挥他们的爱国热忱。李叔同先生这歌曲便是在那个时候作的（《祖国歌》作于1905年）。这歌曲在沪学会的刊物上发表之后，立刻不胫而走，全中国各地的学校都采作教材。我的故乡石门湾，是一个很偏僻的小镇，我们的金先生也教我们唱这歌曲。我还记得：我们一大群小学生排队在街上游行，举着龙旗，吹喇叭，敲铜鼓，大家挺起喉咙唱这《祖国歌》和劝用国货歌曲。

《祖国歌》何以有如此振奋人心的神力？且看它的歌词：

上下数千年，一脉延，文明莫与肩。纵横数万里，膏腴地，独享天然利。国是世界最古国，民是亚洲大国民。呜呼，大国民！呜呼，唯我大国民！幸生珍世界，琳琅十倍增声价。我将骑狮越昆仑，驾鹤飞渡

太平洋。谁与我仗剑挥刀？呜呼，大国民！谁与我鼓吹庆升平？

●《祖国歌》歌谱



看得出来，这歌词的气势确实浩大超凡。

黄氏回忆文章引来的别妻疑案

黄炎培《我也来谈谈李叔同先生》一文还引来了另一争议。文章说：“叔同出家首先在杭州的西湖，经过了几十年，叔同的夫人到上海，要求城东女学杨白民夫人詹练一和我当时的夫人王糾思伴她去杭州找叔同，走了几个庙，找到了，要求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三人有问，叔同才答，

终席，叔同从不自动发一言，也从不抬头睁眼向三人注视。饭罢，叔同即告辞归庙，雇一小舟，三人送到船边，叔同一人上船了。船开行了，叔同从不一回头。但见一桨一桨荡向湖心，直到连人带船一齐埋没湖云深处，什么都不见，叔同最后依然不一顾，叔同夫人大哭而归。”

从情理上讲，黄炎培先生的这段叙述也是可信的，因为当事人中就有黄炎培当时的夫人王糾思女士。然而，这一段记载却被李叔同的侄孙女李孟娟在《弘一法师的俗家》一文否定了，认为此事不确。这就令人想起了李叔同的另一位日本夫人。黄炎培所说会不会指的是日本夫人呢？如果是的话，则又涉及到弘一大师另一位好友杨白民了。

李叔同出家以后，曾托友人将其日妻送回日本。日妻无法接受。她痛苦异常，并找到李叔同在上海的老朋友杨白民先生。她向杨白民表示：日本的和尚是允许有妻室的，为什么李叔同要送她回日本呢？杨白民只好以中国佛教界的情况向她解释。最后她提出，说什么也要到杭州去见一见李叔同，并要求杨白民立即带她到杭州去。

杨白民无奈，只好带着李叔同的日妻来到杭州，安顿下来后，他只身先到虎跑寺去通报。李叔同见日妻已经来了，也就不好回避，于是同意会面。会面的地点在杭州西湖边上的某家旅馆里。杨白民自管去散步，留下了这一对平日相爱的夫妻。交谈过程中，李叔同送给日妻一块手表，以此作为离别的纪念，并安慰说：“你有技术，回日本去不会失业。”

会面结束后，李叔同就雇了一叶轻舟，离岸而去，连头也没有再回顾一下。日妻见丈夫决心坚定，知道再无挽回的可能，便望着渐渐远去的小船失声痛哭。此后她就回日本去了，从此再无任何消息。

以上这段往事的述说者恰恰是杨白民的女儿杨雪玖。丰子恺之女丰一吟在《我所了解的弘一法师》一文中转述了这则故事。黄炎培是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的同学，而杨白民则又是李叔同的挚友。源于他们二人的故事想必应该是有可信性的，只是故事均为回忆，难免有在细节上的差异，但想必日妻赴杭州与李叔同告别的这一段往事应该是有过的。对于人物的生平事迹，在没有更充分确凿的证据发现之前，最好不要轻易否定，当然，存疑是可以的。

【春柳双星】

——李叔同与曾延年

李叔同留日期间与东京美术学校同学曾延年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他们两人在事业上互为同道，而个人之间的友情亦较深厚。然而，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对他俩的介绍文章时有所见，一些论著中在谈及李叔同留日生活或中国话剧之开端的章节时略有涉及，但对他俩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清楚的表述。近年来有关曾延年的资料不断被发现，吉田千鹤子、刘晓路、郭长海、黄爱华等学者已经为该项研究贡献出了许多珍贵的史料，而“雨夜楼”藏画中李

● 李叔同（左）与同学曾延年戏装像



叔同、曾延年画作的发现，关于他俩交游的研究便凸显出来了。

曾延年其人其事

有关曾延年的生平资料，在有关论著中有过若干择要的表述，尚缺乏梳理和考辨。《辞海》中的曾延年条目是这样写的：“曾孝谷（1873～1937），

中国早期话剧(新剧)活动家、剧作家、演员。名延年,号存吴,四川成都人。清末赴日本学习美术,1906年与李叔同等在东京创办综合性艺术团体春柳社,并参与演出。曾在《茶花女》中饰演阿芒等。1907年根据美国作家斯陀夫人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的林纾、魏易译本改编剧本《黑奴吁天录》,由春柳社上演。被认为是中国早期话剧的第一个剧本。回国后离开舞台,在四川执教。”作为辞条,如此简洁的表述可以理解,但就是在这简洁的文字中,史实上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比如曾延年逝世的时间等。

就我所知,在介绍、归纳曾延年生平时,欧阳予倩的《回忆春柳》、陈丁沙的《春柳社史记》等文章都有许多详细的文字介绍。这些文字有时还写得十分形象生动。为此,我以为,若要对曾延年的生平作一较为详细的确认,有必要先择一成型的“文本”,继而根据其他学者提供的有记载的资料加以补充。同时也提出应该存疑的部分。我采用的“文本”即陈丁沙《春柳社史记》一文中关于曾延年的介绍文字,大约有一千字。我将其归纳整理,在排除主观评价的文字后,得出的基本情况如下:

曾延年,字孝谷,号存吴,成都人,除爱好戏剧外,兼善诗文字画。



●李叔同自画像(油画)

他身量较矮,双目无神,谈起话来,滑稽幽默,诙谐自如。……他居住北京多年,能唱二黄,旧剧看得也很多。

……他在明治四十四年(1911)由美术学校毕业,和李叔同是同班同学。照此推算,他在校期间应是明治三十九年(1906)9月到四十四年(1911)3月。当时油画科的班长,直到毕业都是山口亮一先生。……

曾孝谷也许是由于比日本学生年长,言行老诚朴实,有“好好先生”之称。他善于和日本学生交往,有时到甲州去,有时也参加去修善寺的写生旅行,下起雨来就闷在旅馆里唱中国歌曲……

在《黑奴吁天录》的演出里,戏单上写着曾孝谷扮演汤姆和韩德根以及一个男仆,他前后演了三个角色。……第一次演出《茶花女》时,曾孝谷以饰阿芒的父亲而获得好评。从他扮演的不同角色,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戏路是很宽的。

春柳社是他和李息霜共同发起的。……他和日本新派戏接触最早,和藤泽浅二郎是朋友。……

● 东京美术学校的教学楼



明治四十一年(1908)五月,日本新派剧合作公演《月魄》,报上曾宣传要由中日两国演员共同演出,曾孝谷、陆镜若都参加了的。……这次曾孝谷只不过扮演了陆军演习时的士兵,而并不是什么重要角色。欧阳予倩说:“他(曾孝谷)在日本的时候,始终和我们演戏,回国后很想组织剧团,没有成功;在上海新新舞台(即天蟾舞台)和任天知混过几天,当然不会合适。那时候所谓文明新戏,完全不用剧本,他如何跟得上?他一气就回四川去了。回到四川以后,仍然不能忘情,办了一个旬刊,并常常和我通信,可是没有机会再干舞台生活了。”

据东京美术学校的同学录记载,曾孝谷逝世于大正十年(1921年)。

陈丁沙以上介绍,明显错误的有:

曾延年入学的时间是1906年10月而不是9月,离校时间是1912年3月8日而不是1911年3月(根据东京艺术大学档案)。

曾延年逝世的时间,目前记载的有二说:一为1937年,一为1936年,但不是“大正十年”即1921年。

根据陈丁沙的这段介绍,我现根据其他学者的相关文字,姑且就其生平概括如下:

曾延年(1873~1936),字孝谷,号存吴,成都人,(毕业于浙江省



● 曾延年自画像(油画)

级师范学校)。他居住北京多年。1906年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同年10月进入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撰科,与李叔同是同班同学。1906年与李叔同共同发起成立春柳社,此后参与春柳社的话剧演出。1911年由东京美术学校毕业,同年4月12日进入西洋画科研究科学习。1912年3月8日被除名。1912年回国后,曾到上海,担任过《太平洋报》的编辑事务,又与黄辅周、任

天知等在上海新新舞台(即天蟾舞台)有短暂的合作。此后不再参与戏剧活动。1913年曾赴天津,不久即回故乡成都。曾在当地行政官署任工科技师。不久辞职,任陶瓷讲习所图案教官。1915年秋任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艺术教职。回到四川以后,曾办刊物。1936年在成都逝世。

我以为,在以上文字中,需要存疑的是括号中的曾延年曾毕业于浙江省两级师范学校。此说见刘晓路《青春的上野:李叔同与东京美术学校的